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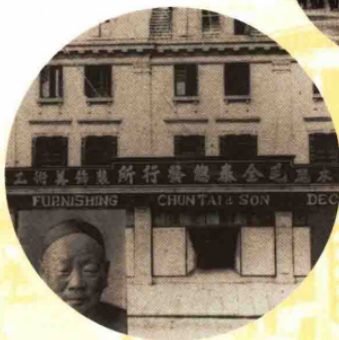
# 上海 及其周边 掠影

Sketches in and  
around Shanghai, etc



十九世纪末  
西方人眼中的中国

【英】麦克法兰、开乐凯等 著 曾新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及其周边掠影：十九世纪末西方人眼中的中国 /  
(英)麦克法兰等著；曾新译. —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  
院出版社，2021

ISBN 978-7-5520-3715-9

I. ①上… II. ①麦…②曾… III. ①上海—地方史  
—史料—19世纪 IV. ①K29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1)第 232593 号

## 上海及其周边掠影：十九世纪末西方人眼中的中国

---

著者：[英]麦克法兰、开乐凯等

译者：曾新

责任编辑：周萌

封面设计：梁业礼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63315947 销售热线 021-53063735

http://www.sassp.cn E-mail: sassp@sassp.cn

照排：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刷：上海颀辉印刷厂有限公司

开本：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8.75

字数：267 千

版次：2021 年 12 月第 1 版 202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

ISBN 978-7-5520-3715-9/K·640

定价：8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译者序

上海的历史虽然可以追溯到五六千年前的“崧泽文化”，上海的别称“申”可以溯源至春秋战国时期被封于此地的春申君黄歇，上海的简称则得名于西晋时期居住于吴淞江（即今苏州河）沿岸的渔民所使用的捕鱼工具“扈”。然而“上海”之名见于史籍却是从公元一〇七七年宋朝在此地设立理财官开始的。此前的几百年间，吴淞江下游的青龙镇船舶云集，连接内河及日本和朝鲜，独领风骚。但宋朝中期以后，吴淞江河道淤塞，船舶改道，停泊于今上海南市的十六铺一带，上海遂取代青龙镇成为“船舶辐辏，商贩积聚”的新兴贸易港口。航运的繁荣也促进了上海城镇的发展，到清朝中期，上海城镇街巷纵横，各种商品的专卖市场、各地客商的会所和各种行业的行会组织层出不穷，兴旺发达，已经成为中国东南的大都会。英国商人对于上海的青眼有加可谓其来有自。

鸦片战争之后，作为首先对西方国家开放的口岸城市，上海得风气之先，其租界不仅成了国人眼中的十里洋场，各种先进机械和制度的试验场，也成了全球冒险家的乐园和“东方的巴黎”。租界的繁荣与西方的经营自然是分不开的，但是在上海，中国人无疑是绝大多数，即便是在租界亦如

此。上海的中国人，不论是在租界内还是租界外，都与不远千里而来的外国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是中国人看上海租界的洋人，看租界内的各种未曾经见的事物与制度，远道而来的外国人也观察租界内外的上海，观察这里的居民和风俗。很多人将自己的观察结果行诸文字，在他们的文字中，开埠后的上海得以以各种角度和面貌呈现于今人眼前。

清朝人葛元熙自一八六一年起便居住在上海，为方便外省及外国人“入国问俗、入境问禁”，他于一八七六年出版《沪游杂记》一书，在他笔下，上海“自开埠以来，繁华景象日盛一日，停车者踵相接，入市者目几眩，翼翼乎驾粤东、汉口诸名镇而上之”，但也有“流氓”“拆稍党豆腐党”“白蚂蚁”“女荐头”“野鸡”等遇事生风，成群作恶者，令人防不胜防。

日本人村松梢风“想看一下不同的世界”“企求一种富于变化和刺激的生活”，而要实现这种目的，“上海是最理想的地方了”，自一九二三年起，他先后六次到达上海，而上海也没有令他失望，他看到了上海“明亮的一面”，也惊骇于上海的“黑暗”，因此首创了“魔都”一词来指称他所看到的上海。

《上海及其周边掠影》(*Sketches in and around Shanghai, etc.*)一书，出版于1894年，本书收录了19世纪末《文汇报》发表的多篇外国人描绘中国见闻的文章，出版机构为《文汇报》(*The Shanghai Mercury*)及《华洋通闻》(*The Celestial Empire*)编辑部。

本书中的很多文章出自麦克法兰之手，关于这位作者，笔者目前所查询到的只有《北华捷报》中的一小段报道。该报道感谢麦克法兰将其发表于英文《文汇报》中的一些文章结集出版成《上海的外国租界及老城概述》(*Sketches in the Foreign Settlements and Native City of Shanghai*)一书，称其为上海新闻界“最有经验的记者”，该书描述了很多外国人身处其中的场景，中国人一些非常有趣的宗教仪式及社会礼仪，以及作者在扬子江上的旅程等，其细节之丰富前所未有。该报道认为，如果旅居上海的外国人想让家乡亲友了解自己生活的城市，麦克法兰的文章将是一份最好的礼物。

本书收录麦克法兰的文章，包括《中国戏园的表演》《上海城：城内街

道、庙宇、监狱以及花园》《刘郁膏被追封为“平安神”》《竹镇里的马尼拉斗鸡场》《月亮的生日：夜游上海》《中国的黄包车及黄包车苦力》等十余篇。

本书序言的作者开乐凯也常常亲自持笔，具体哪篇文章出自他的手笔，有待考证。

《文汇报》(*The Shanghai Mercury*)创刊于一八七九年，其创办者 J. D. Clark(中文译为开乐凯)为该报起这一英文名时，一取其商贸之神的寓意，二希冀该报能够像这位商贸之神一样，一朝呱呱落地，便飞速生长。如他所愿，英文《文汇报》刊行之后很快便大获成功。近五十年后，在英文《文汇报》一九三〇年归并给《大美晚报》时，《北华捷报》刊发了这一消息，并在文中指出了英文《文汇报》一次抢占先机的报道，即在义和团运动之后，抢在《北华捷报》刊发从英方拿到的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署的合约之前，《文汇报》却率先从中方的消息来源处获得了这一合约，率先刊发。此外，《北华捷报》还指出了《文汇报》的两大成功之处：一是开创了街头销售模式，二是终止了北华报馆独家获得并报道路透社新闻的局面，使得上海所有报刊均可以同样条件刊发来自路透社的新闻。由此可见当年英文《文汇报》在新闻报道和销售方面的过人之处。

事实上，《文汇报》在义和团运动后的抢先报道并非偶然，其创办人开乐凯自知西方人在中国的出现是违背了当地许多人意志的，在创刊词中就呼吁“要让当地人能够更好地理解我们，同时也可以改善我们之间的关系”，为此创办者从一开始就很重视与居住地的关系，重视对中国的观察，虽然他自知这种观察只是远距离观察，“而上海在各方面都是进行远距离观察的绝佳场所”。《文汇报》中许多文章都以上海为缩影，“关注日常生活”，与其他外文报纸相比，这是《文汇报》独具的特色。可惜这一报纸由于种种原因存世很少，本书中的文章便是其仅存硕果的一部分。这些文章的视角遍及上海及其周边的机构、企业、习俗以及人物，在“娱乐读者”之余，如开乐凯在本书序言中所说，还希望能“在某种程度上引领读者”，引领西方读者了解中国，“带着他们启航。也许，随意向河岸上东张西望瞟上几

眼，他们会觉得这段航程并非一无是处”。时至今日，这些文章仍受到很多近代上海史研究者的重视，成为近代上海文献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根据我国的“十三五”和“十四五”规划，上海的发展目标是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和文化大都市，建成令人向往的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和充分体现中国特色、时代特征、上海特点的人民城市，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的核心引领城市，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重要窗口和城市标杆。

这一规划一方面突出了上海对外的国际性、世界性，另一方面又强调上海的中国特色和上海特点，而这正是近代以来上海作为第一批向西方开放的口岸城市的特质和魅力所在。本书的文章写作之时，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古老中国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积重难返的时代，写作这些文章的作者们都来自当时的西方强国，其殖民主义思想和优越感溢于言表。本书的编者对中国也不时表现出偏见。时移势易，半殖民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中国的发展也令世界瞩目，读者阅读时对于本书内容及作者的态度自然也应取舍批判。值得注意的是，本书序言中，开乐凯在比较中西文化后，说出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在这个电气时代，欧洲人的精神非常紧张，美国人的精神压力尤其大。中国人却不一样，他的神经绷得没那么紧，血液进出大脑的流速都更慢。天知道也许他才是对的，我们所谓的十九世纪的高度文明也许终会自食恶果，内部早已开始腐烂？”在缩小与西方经济和科技差距的同时，如何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良特质，走出“魔都”自己的发展道路？鉴往知来，本书虽写于一百多年前，但也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

## 序言

这些以油墨仓促间描绘的见闻轶事，大部分都在《文汇报》上不定期发表过，有一部分已经以书籍形式进行过出版。现以全文合集形式重新出版，希望对读者略有效用，或为那些说英语的，对远东人民和社会风俗感兴趣的大众提供一些消遣娱乐。这些见闻轶事并不假意去探讨那些高深的政治问题、科学问题，而是以上海为缩影，关注日常生活。中国人可以说是多面的：毋庸置疑，中国问题也是多面的，但我们并不打算深入探讨这一点。不同于欧洲人棱角分明，中国人更圆滑世故，难以用一个个的面去定义，如果要真正了解一个中国人，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描绘。我们选取了住在条约港口的众多外国人中普通人的视角进行讲述。对于普通欧洲人来说，从内心里想象那个被中国人称为家园的中央帝国实非易事。在我们欧洲人的想象中，一提起中国就联想到柳树图案，提到中国人就会想到一张月亮脸、两撇下垂八字胡、一双眼睛吊得厉害、留长辫、头戴一顶宝塔状的帽子。中国人周遭的环境也同样新奇古怪：零星一两座宝塔、各类桥梁以不可思议的样式横跨无数水路、树上结满了成簇的蓝色果实；仕女长裙拖曳堆叠在脚踝和足间、脏兮兮的小孩光着头，在莲花池里钓鱼，一只脚习

惯性地蹀在半空中。这就是提到中国，十个欧洲人里有九个，脑袋里必定会勾勒出的场景。对于口岸城市的外国居民来说，即使只在中国居住了几个月，中国人看上去也不过是一个个普通人——粗俗、自私、为人一点都不干净利落。人的举止完全像是从书里照搬来的一样十足的书呆子气：每个场合他都各有一套与之相应的繁文缛节，雷打不动。在日常生活的礼数中，特别追求客套。这一番苦心孤诣研究礼数，反而削弱了他的天赋秉性；以至于连残暴的野蛮人都知道要尊重的东西，他却会公然违背，即便身居高位者也是如此。事实上，身居高位考验的不是修习已有的仪礼，不是在同级或上级面前怎么打躬作揖、匍匐跪拜，这些都是焦虑学习，而在中国这个社会，任何轻微偏离规则的行为都可能导致这样那样的重罚；身居高位考验的是绅士间应该相互给予对方的最普通的礼貌，但这样的礼貌却已几近无迹可寻，考验的是拥有表现于外的最优雅的仪态，虽然这些与奴隶般绝对服从前人先例相比，反而显得无足轻重。西方社会惯常所要求的温文尔雅，和对他人感受的热心关注，尤其女性自由交往所推动的各项进步和男女平等，在中国完全不存在。就我们所了解的中国社会而言，一点儿都看不到男女平等的痕迹，也很难将这个观念传达给中国人。

但是，我们并不打算推动中国人进行内省：我们的观点本质上是一个外部观点，我们对中国生活的看法属于远距离观察，太多的细节仍隐藏在东方乐于为自己编织的迷雾之中。

上海在各方面都是进行远距离观察的绝佳场所，我们希望能够借此娱乐读者，甚至某种程度上引领读者。本质上来说，上海就是中国的“秀”场，一个遥远的乐园，嗜财的商人和帝国阔少在这里被各色享乐所包围，享受各种制度自由，他们从压抑的苦闷中寻求解脱，而压抑苦闷是很多不坐办公室的商人和不经手生意的阔少的宿命。在这里，我们会遇到了一个奸诈狡猾的广东人，他看上去总是自鸣得意的样子，身上集结了所有令人反感的中国人的脾性，他极其自私、不知感恩，还被发现协助、教唆所有削弱外国人利益的事情，而他所得的一切都归功于这些外国人。在这个乐园还有福建人，他们非常果断，散居于台湾及其他地方，在许多方面都值得尊敬。

在上海，还有大量的浙江人，他们身材消瘦，大多出生在宁波或舟山，轻易不认错，容易受外部影响而心生嫉妒，做生意小心谨慎，可以说像是中国的苏格蘭人。上海也有山西人，他们人数更多，本性逐利为人又上进，是天生的生意胚子，常被誉为“中国的犹太人”。上海也有来自长江流域的湖南人，圆圆的头，自诩为中国的灵魂，骁勇善战，拯救帝国于太平天国，现在又以爱国之名四处驱逐讨厌的外国人；追杀传教士、砍伐电线杆，还创作了《对漏洞百出的教义的致命打击》一类的小册子。从天津和北边儿还来了很多商人，他们各个高大健壮，不拘小节，不同于南方人总是一边准备做买卖，一边准备打仗，他们却不受这种困扰，和中国中部地区的人一对比，他们显得慷慨大方多了。

尽管各个省份的人性格迥异，但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倒是惊人的同质化。讲一样的官话、秉持一样的宗教习俗、穿着一样的服饰、身处以家庭为单位构成的社会结构、接受同一个政府的统治，这一切都被从越南安南边境到外蒙古之间地带共享，一体同化。这些人享有一样的思维模式、社会差异和民族愿景。虽然各地都有自己的方言，但属于同一个语系，而上海的官话虽然以行话为基础，北方人听来颇不悦耳，但大众理解起来倒是方便，而且还强化了社会纽带。这也导致这里的人丧失了主动寻求外部联系纽带的原动力。不管是这儿，还是别处的中国人都非常特别，他们好像是另外一个物种一样，同时也刻意彰显自己的特别之处。中国人比其他民族都要强的地方在于，他们精于与其他种族融合，这一点即使美国的爱尔兰人都比不上。这也使得他们的优势和弱势很鲜明：在有分歧的时候能够很快达成一致，和其他种族融合时，则容易激起恶意，也会或多或少让他们变得不受欢迎。

即使是中国人的恶习，也是如此截然不同。中国人偏好鸦片，尤其喜欢抽大烟。即使干着不道德的事儿，从外面看起来仍然举止得体，好像要去给谁上课一般。租界的街道一点儿都看不到罪恶的行径；警方记录上也看不到普遍的暴力犯罪；但小偷小摸也是中国人的特性，在上只角随处可见，对来往的过客可谓是雁过拔毛。

中国人甭管自己有多脏乱差，对着卫生条件还是有一番高谈阔论；在租界中租房子住，也能正儿八经地谈论下水道堵塞、发臭，好像这辈子都没有经历过脏乱差的环境。作为一个民族，中国人并不追求讲事实；但讲到正经事，又没有一个民族比他们更谨言慎行，言出必践，因为一个中国人若是公开干出什么背信弃义的事儿，他就会声名狼藉。在日常生活里，没有一个民族能比得上他们这么不道义，在时不时高调发表的各项声明里，中国人却俨然成为道德典范，虽然他们同时又指望在自食其言、背信弃义时能够收获得盆满钵满。中国人总是对善行高度推崇。“假如你没有美德，那就假装你有美德”是一句在中国被公认、实践的格言。

我们四处闲逛；我们撰写“序言”；我们谈论这儿的一切，毕竟能够扫清障碍开始做这些已经很不错了。当然，各方还是达成了妥协，在公共租界中必须如此。我们的中国朋友赞赏我们的一些习俗，大度容忍了另外一些习俗。如果我们喜欢下午在外头待着，他们也喜欢；如果我们喜欢穿着制服，他们也喜欢。他们对我们的种族似乎有那么一点儿兴趣，总是带着一副自满的表情看我们的义工；当我们城市乐队开始演奏美妙的音乐，他们虽然脸上带笑，但看起来总比别人要傲慢一些，搞不懂比起声大又实诚的铜锣，为什么维拉骑士团更喜欢巴松管。他们会使用我们的煤气，欣赏我们的供水系统，只要用他们封建的脑袋多想想，也能喜欢电灯。但是，他们自己并不打算引入煤气，即使知道租界是如何进行治安维护的，也没有任何一个中国城镇显示出了点儿转变。对于远道而来的外国人来说，这些都是好事儿，但是作为汉族人，他们对此毫不在意。在他们看来，这些东西花里胡哨，像昙花一现，会转瞬即逝。当罗马帝国在屋大维（罗马帝国的第一位元首）的统治时期进入了长时期的繁荣辉煌时期，中央帝国已经屹立了两个世纪之久。尽管时局动荡，叛乱频仍，朝代更迭，但是秦始皇一统江山后，帝国屹立不倒，最根本的原则从未改变。中国从来没有经历过欧洲那样的黑暗时代，罗马帝国的统治和欧洲现今的君主立宪制大异其趣，中国却也从未有过那样的文化中断。即使在短时期内欧洲的交流给中国带来了不少的改变，那又如何？葡萄牙人，虽然是最早打开中国国门的，也不比

生活在弹丸一样大小的澳门租界里那些领补助金的人过得好一些。荷兰人，曾和葡萄牙人争夺帝国领土，现在早已不见踪影。美国，曾经在中国水域插满星条旗，现在也差不多放弃了那些水域。英国在一八四二年发动鸦片战争，在中国攻城略地，现在也只能屈居第二。在那时，根本没人谈论轮船、铁路或是电话、电灯。不过短短半个世纪，这些东西便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谁又能知道再过半个世纪这一切会不会都会化为乌有？

别人常说中国人不了解时间的价值。某些程度上来说是这样的，但是和所有真理一样，这种讲法筑基于大量的错误之上。中国人热衷于及时完成期货交易，这在一个高利息的国家再正常不过了，他们知道拖延的坏处。在这个电气时代，欧洲人的精神非常紧张，美国人的精神压力尤其大。中国人却不一样，他们的神经绷得没那么紧，血液进出大脑的流速都更慢。天知道也许他们才是对的，我们所谓的十九世纪的高度文明也许终会自食恶果，内部早已开始腐烂？

正如法国哲学家所言，“只要静心等待，一切终有结果”，中国人已经掌握了从容自得的真谛。一代人或是两代人的时间，对过去来说微不足道，对未来也是。这是中国人最普遍的想法。李鸿章看到一艘新的英国装甲舰曾天真地问：“英国人现在还知道如何造军舰吗？”在他看来，一门迅速掌握的新技术自然而然很快也会被忘记，而三十年时间对这一过程来说足够了。我们所呈现的这些见闻轶事表面上看起来轻飘飘的没什么内容，但也许可以为所涉及的话题提供一些侧面的观察，希望能借此让我们的读者感知，我们现在正要带着他们起航。也许，随意向河岸上东张西望瞟上几眼，他们会觉得这段航程并非一无是处。

J. D. Clark

《上海文汇报》(*The Shanghai Mercury*)和  
《华洋通闻》(*The Celestial Empire*)编辑部

南京路

上海，1894年7月26日

## 目录

译者序	1
序言	1
中国戏园的表演	1
上海城：城内街道、庙宇、监狱以及花园	14
刘郁膏被追封为“平安之神”	37
竹镇里的马尼拉斗鸡场	48
月亮的生日：夜游上海	53
上海电话交换所	59
正广和公司的蒸汽工厂和蒸馏工厂	64
赌博成风的大清国	69
上海的中国“林荫大道”——福州路的白昼与夜晚	73

中国的黄包车及黄包车苦力	95
上海城门口的古玩货摊	104
中国独轮手推车及独轮车苦力	106
中国的印刷工	110
中国戏法：虹口码头的杂耍艺人	116
英汉混杂的招牌	123
外国租界的中国巡捕	137
中国童仆	140
中国保姆及女仆	144
清朝枷刑及“锁链苦役队”	150
中国噪声	154
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	159
南京路监狱	177

中国内地会	181
“公立暨汉璧礼西童公学”与“幼儿之家”	184
圣芳济学校	188
上海图书馆	193
上海博物馆	197
江苏药水厂	202
火柴厂	207
上海至汉口之长江游	210
北京印象	245
北京关帝庙	249
中国沿江西行纪	253
游船山行记	278

## 中国戏园的表演

中国有一个妇孺皆知的传说，唐朝皇帝唐明皇曾经带着自己的皇后、嫔妃以及随从游览了月宫，一群仙女的表演令他们心醉神迷。唐明皇的这个传说成为后世古代历史剧和现代喜剧表演的起源。在中华帝国的城市和乡镇里，到处流动的戏班子或者固定的戏园都可以为人们提供戏剧表演。聚集在国外任何角落的中国人，都有自己的戏园，例如旧金山的中国人。在上海这个人口众多的城市里，上海城厢以及租界内的天朝子民多达二十五万人，戏园是当地人极其重要的娱乐场所，也得到了非常广泛的资助。据我们所知，目前在英美租界有四个很大的戏园，法租界有一个<sup>①</sup>，且天天表演不断。因此当地人从不缺少自己的娱乐，外国人觉得这种戏剧表演看起来很奇怪，当地人却乐在其中。戏园几乎全天开放，从晚上七点到午夜时分，在所有场次，尤其是夜场表演，观众常常爆满。有些戏园雇佣的

---

<sup>①</sup> 译者注：太平天国和小刀会起义之后，上海租界宣布“武装中立”，因为成了较为安全的地方，江浙富绅庶民大量涌入，租界内居民的娱乐需求激增，流动戏班子和固定戏园亦随之繁盛起来。满庭芳、丹桂、金桂、天福、天仙、大观、鹤鸣、留春等著名茶园相继成立。

演员多达一百二十五个，且全部为男性，其中的头牌在自己的圈子里有些名声，也颇得赞赏。但大部分青年或者幼年演员的地位都很低下。昨晚我们三四个欧洲人带着一个中国翻译一起逛了福建路上的一个戏园——金桂轩，以下就是我们当时的所见所闻。

戏园是个很大的方形建筑，离主街有些距离，要穿过一条宽阔的胡同才能到达。沿途两层楼的商店和茶馆都灯火通明，戏园临街的一面也亮着灯。福建路上的中国人熙熙攘攘，走在其中难免与人摩肩接踵，戏园的入口都是人力车、轿子以及轿夫。锣鼓声、演员的歌唱或者说是尖叫声以及中国人的欢声笑语在入口处就传入耳中，我们的朋友都知道戏已经在火热进行中了。门厅或者大堂里有几个中国招待，售票厅和衣帽间合二为一，里面有个很大的柜台，看起来简直就像个小小的商店。一个招待把我们领到了俯瞰舞台的右侧私人包间里。这样的包间必须提前几天预定，里面的装饰还过得去。要走进这样的包间我们先要爬上一段摇摇晃晃的楼梯，从前面和右侧的楼座观众中穿行过去。正厅后座用木头栏杆围成了正方形，五排小桌子占据了其中所有空间，每一排有五六张桌子，每张桌子都足够坐四个人，座位都是木头小椅子。这一区域内挤满了中国人，从外貌看他们大多是商人，或者店主，或者其他生活至少过得去的人；他们都衣着光鲜，深紫色披风或者夹克是他们最常穿的盛装。栏杆以外，三面都有空地，那里设有便宜的座位。观众们都穿着蓝色的棉布衣服。楼座是狭长的，左手边一部分还被一两个私人包厢所占据。其余的地方则摆满了小桌子和小椅子。楼座的前部相当长。也比其他部分宽很多，那里没有私人包厢，而是摆着一排桌子，他们称这排桌子为前坐。这排桌子后面有一条过道，我们正是穿过这条过道走进包间的。过道再往后面一点地势更高，那里摆着好几排桌子。右手边的楼座主要由私人包厢组成。我们预定的包厢离舞台很近，就在其侧面大约十英尺<sup>①</sup>的上方。在戏园里所有的桌子上都摆放了水果，主要是梨和橘子，还有盛满了炒熟的瓜子的盘子、印着节目单的

① 译者注：一英尺约等于零点三米。

朱红色的纸以及绿色的茶杯，我们就用这样的茶杯像中国人一样喝茶。戏园里每两排桌子中间都留有空隙，每个包厢的前面都有一个小阳台供仆人使用。这些仆人手里拎着黑色的大茶壶不断的跑来跑去，他们用黑色的大茶壶不断地把茶倒进托盘上的绿色茶杯里，供客人喝。每一张桌子上都有一个黄铜或者银子做的水烟袋，仆人们会不断地补充水果或者纸捻儿。我们这些外国人谁也不反对像中国人一样享受。我们愿意尝试着喝中国茶吃水果蛋糕，甚至抽水烟。但是当仆人走过来递给我们一块很厚的用热水浸过还冒着热气的布头时，他却没办法说服我们包厢里的任何一个外国人学着中国人的样子，拿起一块布来擦手上和脸上的汗。

舞台是一个木制的平台，高出地面四英尺，在舞台前部的两个角落各有一根巨大的柱子支撑着屋顶。与此同时用作脚灯的原始汽灯的支架也安装在这两根柱子之上。两三个托架从柱子上伸了出来，上面安装着照亮舞台的两盏灯，其他的灯则照亮楼座以及正厅后座。剧院的其他部分光线马马虎虎，都是由汽灯照亮的。柱子不止用作汽灯的支架，因为舞台上十五英尺的高处有一根水平的棍子，棍子两头都固定在这两根柱子上，杂技表演通常在棍子上面进行。从前方看，两根柱子之间有一块大型的装饰木板，上面用镀金大字刻着戏园的名字。舞台周围没有什么布景，只有后部有一堵镶有雕花木板的隔墙。隔墙的正中有一块大穿衣镜，镜子对中国人来说是件稀罕物儿。这块穿衣镜是否只是用来招揽生意的我们并不知道。现在看起来它是有实际用处，而不仅仅是用作装饰的，因为演员们就对着镜子换长袍和头饰，而不是退到舞台后面去做这些事情。几幅红底金字的中国卷轴挂在隔墙上，不过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两口美国大钟，它们分别挂在穿衣镜的一侧，一个钟表走得比另外一个快得多。绘有装饰的木隔墙两侧各有一扇门，演员从一扇进入舞台，从另一扇退出舞台。这两扇门都是门洞大开的，上面挂着帘子，这些帘子曾经一度应该非常鲜艳，但是现在都色泽暗淡，应该好好清洗了。在钟表、镜子和装饰性木板上方挂着四幅画，这些画可以说是舞台上仅有的本土艺术品了。它们长宽大约四英尺，不算大，最两侧的画上都是花草树木，看起来一片灰白，水雾氤氲的。中间的两